



爱中痴儿：
菲茨杰拉德传

Fool For Love:
F.SCOTT
FITZGERALD

【美】斯科特·唐纳森 著
Scott Donaldson / 许若青 译



爱中痴儿：
菲茨杰拉德传

Fool For Love:
F. SCOTT
FITZGERALD

【美】斯科特·唐纳森 著
Scott Donaldson / 许若青 译

版权登记号：08-2017-10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中痴儿：菲茨杰拉德传 /（美）斯科特·唐纳森著；
许若青译. — 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7.7
ISBN 978-7-5316-9492-2

I. ①爱… II. ①斯… ②许… III. ①菲茨杰拉德（Fitzgerald, Francis Scott Key
1896-1940）—传记. IV. ①K837.1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82347号

Fool for Love: F.Scott Fitzgerald

ALL Rights Reserved © 2016 by Scott Donaldson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7 By Heilongjiang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爱中痴儿：菲茨杰拉德传
AI ZHONG CHIER: FEICIJIELADE ZHUAN

丛书策划 宋舒白
作 者 [美] 斯科特·唐纳森 著
译 者 许若青 译
选题策划 吴 迪
责任编辑 宋舒白 郝雅丽
装帧设计 冯军辉
责任校对 张爱华

出版发行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哈尔滨市南岗区花园街158号）
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新浪微博 <http://weibo.com/longjiaoshe>
公众微信 heilongjiangjiaoyu
天 猫 店 <https://hljjycbsts.tmall.com>
E - m a i l heilongjiangjiaoyu@126.com
电 话 010-64187564

开 本 700×1000 1/16
印 张 19.75
字 数 240千
版 次 2017年9月第1版 2017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16-9492-2
定 价 59.00元

致安德鲁

多莉·巴特利特衣着光鲜、欢欣雀跃、光彩照人，她朝车子走去，回头看了看他。他的感受却近似于恐惧——恐惧情绪之程度刚好合适，他人生中一场重要的冲动之举刚刚发生。特伦斯从此便成为爱中痴儿，他并非远处的旁观者，他曾被召唤和拥抱；他曾品尝过爱的滋味和激荡心扉的喜悦；不到一小时的工夫，他便已沉溺其中。

——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如此聚会》(*That Kind of Party*)

前言

Fitzgerald

除了爱伦·坡以外，美国文学史上再无人能如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这般，为他著书立传皆属多余。不用说，菲茨杰拉德创作了我们文学史上一部优美细腻的短篇小说，而且撰写出一部更具幻想力和强烈情感力量的长篇小说。他写下了十几部小说，无论以什么标准评判这些作品，将它们冠以“巧妙精湛”之称，都是当之无愧的。忘掉他的创作遗产吧，大多数人仍然倾向于将他和那些关于他混乱坎坷之人生的传奇故事联系在一起，同时把他简单地归到一类人或者另一类人中。他的声望被如此低估，以至于他被称为“爵士时代的记录者”“不自觉的艺术家”，或者——流传最为广泛的刻板印象——“枯竭作家”，即作家的悲剧经历对于后世普通人具有警醒作用。对于布道者来说，他的传奇故事无论是公开的还是隐秘的，都传递出让人无法抗拒的诱惑。坐在出租车顶上是不对的，在广场酒店的喷泉里自娱自乐也是不对的，酗酒和滥用“美妙的、绝佳的、被荒废的天赋”更是不对的。正确的做法恰恰相反。

当然，警世含义常常是晦涩不明的。菲茨杰拉德英俊潇洒、才华横溢，却又让人捉摸不定，他迎娶了美丽动人、任性妄为且反复无

常的泽尔达，无论这场婚姻意味着美好未来还是糟糕前途，终究还是这对苦命鸳鸯的故事调动着人们的注意力，而非那些说教。他们俩被视作另类（比起泽尔达，也许菲茨杰拉德更另类），他们选择饮鸩止渴的生活，这其中之悲哀显而易见。但不知怎的，他们的故事被一遍遍复述，菲茨杰拉德夫妇逐渐成为广泛性奢华魅力的代表，然而，很可悲，这层光环逐渐褪去。1980年，在国家肖像艺术馆的菲茨杰拉德展览开幕庆祝会上，大批民众云集，以纪念消逝的过去。乐队演奏了阿尔顿·格伦·米勒^①和班尼·古德曼^②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众多曲目，即菲茨杰拉德逝世后的10年间。有些女士甚至穿着爵士时代的华丽短裙，但很大程度上说，这些服饰和音乐一样落伍。为了重现殖民时代的优雅风范，一位小伙子戴着木髓头盔跳舞。菲茨杰拉德和他的时代吻合得丝丝入扣，许多细节对于他来说十分重要，而来参加庆祝大会纪念菲茨杰拉德的这些人，一点儿也不在乎这些细节。泽尔达和斯科特——在集体意识中，他俩已经被牢牢地固化为美丽无瑕的青年形象，这种错误形象带来的后果是灾难性的，一直以来人们很难抛开这种固有形象而将注意力集中在他的作品上，正是这些作品奠定了他的地位，使他成为20世纪最重要的文学艺术家之一。

本书非但不会忽略菲茨杰拉德本人的故事，而且还试图厘清他的个人经历和作品之间的联系。这项努力充满风险。传记写作的一个陷阱就是假设小说作品中的事件和现实有因果关系。正如唐纳德·琼金斯曾经友善地指出，作家所写的内容并非关于其亲身经历，而是寄托于他的经历之上。虽然如此，当菲茨杰拉德讲述、再

① 阿尔顿·格伦·米勒 (Alton Glenn Miller, 1904年3月1日—1944年12月15日失踪) 是一位美国摇摆年代的爵士大乐团乐手、作曲人和乐队领袖。——译者注

② 班尼·古德曼 (Benny Goodman, 1909—) 美国单簧管演奏家、作曲家。——译者注

次讲述穷小子追逐富家千金的故事，并进一步阐述不断再现的主题“因为我经历过”时，现实和想象的界限变得模糊。因此，我在他的人生和作品之间来回穿梭，小心翼翼地寻求两者之间的关系模式。亨利·詹姆斯本人既是小说作者，又是传记作者，他明白很难全面展现真相，他说：“我们只能使用聚集在一起的素材。”

经过几十年的教学和5年的深入研究，我意识到菲茨杰拉德的作品和生活的焦点是对于取悦他人的过度冲动。他很想让周围人都开心，但往往很难做到。他在普林斯顿的同学们觉得他爱打听，又轻浮。泽尔达的父亲觉得他不牢靠。海明威是20世纪20年代中期时他最亲近的朋友，最终对他表示不屑。但菲茨杰拉德在取悦女人方面远远更加成功。读过他小说的读者也会有如此想法，他能够将自身置于男女双性角色之中，这样的作家屈指可数。“我创造的所有人物都是菲茨杰拉德，”他声称，“甚至我的女性角色都是女性化的菲茨杰拉德。”18岁的菲茨杰拉德为妹妹安娜贝尔写下一份说明，这份说明极有说服力地佐证了他这番话。在这份出色的文稿中，他教授妹妹如何通过更加细腻的方式吸引男孩子：如何打扮、如何跳舞、如何谈论以及如何恭维。这种双性特征在他的小说作品和故事叙述中也处处可见，这也许能解释为什么绝大多数年轻女学生都会迷上他的小说。

菲茨杰拉德具备这种敏感之心，他在追求爱情的游戏中便游刃有余。他在青年时就因为会调情而很有名气。“我想到一个形容词，非常适合你，”晚会开始不久，他就跟舞伴这么说，然后一直故意不说这个赞美之词，以滋长她的期待。他外表俊朗，和女孩子们在一起时放松自在。他倾听她们的话语，能这么做的男孩子少之又少；而且他宣称特别在意她们对他的看法。即使已婚，他仍然追求女

人，无法自控。他需要得到她们的肯定，也就是说要她们爱他、崇拜他。泽尔达·塞尔·菲茨杰拉德也许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女人，但她不是——也不可能是——他唯一的女人。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部传记将重点关注菲茨杰拉德和其他人的关系，以减少菲茨杰拉德和泽尔达这对人物的神话色彩。比如他热衷于取悦旁人，这显然来自他的母亲以及他深重的社会不安全感。莫莉·麦奎伦·菲茨杰拉德对她唯一的儿子充满期望，她有一个习惯，即让儿子穿戴整齐，在人前背诵或者演唱。但是，无论是他生活富裕却衣着邋遢的母亲，还是出身高贵却一无所成的父亲，都没能赋予他对于某地方或者某阶级的归属感。在他的童年伙伴安然地适应各自的社会阶层时，父母却总是带着他从一间租住的公寓或者联排住宅搬到另一间，在社会阶层之边缘徘徊。据他母亲记录，婴儿时期的他所说的第一个字是“上”，这就是她期待他所行进的方向。他发现向上的一条通道，就是吸引比自己社会地位高的年轻女孩。

当芝加哥北部森林湖的吉妮芙拉·金——他那个时代最富有、最美丽的上流社会女孩——为了嫁给同阶层的青年而蔑视他时，菲茨杰拉德遭受极大打击。他被拒绝、被击垮了，这段经历为他的虚构创作提供了许多基本素材。他的故事和小说中基于吉妮芙拉所创作的人物形象比基于泽尔达的还多，泽尔达在他失意的时候遇到了他。菲茨杰拉德通过变化剧情境况，在两性战争这个亘古不变的话题上变换花样无数。

异乎寻常之处在于，菲茨杰拉德对于这一主题的处理不断升级——作品中也好，生活中也好——从青春期的求爱游戏，到年轻时期的激烈斗争，再到成熟之后一触即发的战争。也许，我们更倾

向于认为，在菲茨杰拉德的第一部小说《人间天堂》中，埃墨里·布莱恩不应该因为被罗莎琳德抛弃而过分忧伤。但是在他1925年的名作《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盖茨比为黛西而死；在《夜色温柔》中，迪克·戴弗被妮可和她的家人抛弃，他的生命力也被剥夺。在菲茨杰拉德的小说中，对于两性之间斗争的处理，似乎总是以男人被打败而告终。菲茨杰拉德反复地描述男主角的沉沦，他在想象以前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如果泽尔达没有患上精神分裂症的话），依我看来，他这样做也是痛斥自己的软弱。特别是《夜色温柔》，这部小说讲述了魅力衰退的后果。戴弗不得不讨好身边的人（特别是女人们），他荒废了人生中重要的工作，摒弃了自己作为人的有用之处。而真实的菲茨杰拉德就像他创造出的男主角一样，开始因为“致命的愉悦”而鄙视自己，这是典型的酒精作用之下产生的自我厌恶。饮酒就像内在痼疾，贯穿菲茨杰拉德和他许多男主角的一生。

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菲茨杰拉德发起了同妻子的内部战争。最终，他逐渐意识到他自己和泽尔达就像被困在一场致命的斗争中，而只有一个人能从中完好无损地存活下来。在一系列未能实现的计划中，他列出离婚和争取女儿斯科蒂的抚养权的基本法律依据。他甚至还还在纸上写下和泽尔达对峙时应采取的策略。在普林斯顿大学收藏的菲茨杰拉德档案中，隐藏着一份让人寒意顿生的文档，文档是他草拟的“全面攻击泽尔达”的秘密计划，虽然这样做有可能激发“再一次精神崩溃”。本书涉及泽尔达和斯科蒂的章节主要依赖于普林斯顿收藏且以前从未使用过的菲茨杰拉德档案，其中包括她从其就医的各个机构写给他的伤感信件。

在做访问学者的半年中，我读完了普林斯顿收藏的回忆录、信件和笔记。那里存放着，比如说，劳拉·格里——菲茨杰拉德的

书记员，1935年在北卡罗来纳阿什维尔所作的日记，其中信息量很大。这本日记揭示，当时这位作家正跌入谷底：沉溺于酗酒不能自拔，正鲁莽妄为地进行一场恋爱，无法条理清晰地写作，对自己缺乏信心，徘徊在自杀边缘。同时，在普林斯顿的收藏中，另外一半是信件，不但有菲茨杰拉德留存的来自泽尔达的信件，还有如玛丽·赫西、比阿特丽斯·丹斯以及迪安·斯图尔特等女人的来信，另外还有一部分被忽略但却令人陶醉的信件，它们来自他的小说和1936年的《崩溃》的读者。

本书的写作基础还包括对许多人的访谈以及和他们的通信，其中主要有斯科蒂·菲茨杰拉德·史密斯，她一直非常慷慨、乐意帮忙、坦诚直率，和她合作令人愉快；希拉·格雷厄姆要照顾一个过气的好莱坞醉汉，可她并没有把自己看作受害者，却把自己当作“第二任妻子”，她十分珍爱和享受与这个有活力、有智慧的男人在一起的生活，他（清醒的时候）总体来说，还是很讨人喜爱的；巴德·舒尔贝格跟我讲了很多关于后期菲茨杰拉德对于海明威情感的事情；诺里斯和贝蒂·杰克森，他们和菲茨杰拉德在圣保罗一起长大；玛格丽特·埃格洛夫，荣格派心理学家，是菲茨杰拉德亲密的朋友，她对于他母亲的“伟大梦想”的解说对本书的论点有极其关键的作用。此外，我从以下传记作家那里获取了很多信息和领悟，他们是亚瑟·麦兹纳、亨利·丹·派珀、安德鲁·特恩布尔、南希·米尔福德，还有马修·J.布鲁科利。麦兹纳和派珀慷慨地允许我查阅他们在写作过程中积攒的资料。

本书首版就包含许多新的内容，它对菲茨杰拉德解读的与众不同之处在后续版本中并未变化。本书所呈现出的他的形象，在其他书中仅止于暗示；他努力争得其他人的赞赏和肯定，尤其是女人

们，因而，她们也毁掉了他的自我形象以及他与其他人的关系。本书在结尾颂扬了他短暂悲哀的一生，抛开他关于饮酒方面薄弱的自制力，将其归因于某种症候群，最终让他以“仅仅是一位作家”的得体形象出现。

本书对菲茨杰拉德的生活以及作品的研究并非了解他的唯一途径。正如他自己所警示：永远也不可能有一部传记，能够完整有效地描述一位重要小说作家，因为“如果他写得好，身上便集合了太多人物”。然而，这本传记确实收集了“归类在一起的材料”，我查阅证据，从抓住这位伟大作家的真实生活以及虚构世界之核心的角度来探究他。

斯科特·唐纳森

2001年3月

目录

Contents

前言 / 001

第一章 无亲无故之人 / 001

第二章 普林斯顿1917 / 024

第三章 “我爱你，×小姐” / 057

第四章 甜心达令 / 082

第五章 天赋和玻璃 / 106

第六章 闪光物 / 134

第七章 两性间的战争 / 155

第八章 恣意妄为 / 166

第九章 崩溃 / 193

第十章 酗酒狂魔 / 210

第十一章 最糟糕的事 / 235

第十二章 “仅仅做一位作者” / 263

索引 / 288

第一章 无亲无故之人

孩童时代，斯科特·菲茨杰拉德（本书中将称他为菲茨杰拉德）曾试图让自己相信他并非父母的亲生儿子，而是“一位统治全世界之王的儿子”。^①因为父母拒绝召唤，不愿现身世上，他也就拒绝履行他们为他规划的未来。父亲认为这个独子应该进入商界，母亲则认为他要去部队，没人想过写作这项职业。菲茨杰拉德痛恨他们是没有信仰的人，就如同痛恨他们的财务控制。很多孩子都体会过这种怨恨之情。他们对他们怀有不同寻常的愤怒。对于公众，他在虚构作品中宣称自己的独立性；在采访中化身为年青一代的代言人，攻击老一代人的无能和无知。他私下里毫不客气地指出爱德华和莫莉的不足。

“我怎么能不疯呢？”他写信给编辑马克斯韦尔·珀金斯：“我父亲是个白痴，我母亲精神错乱，病态地紧张焦虑，常常处于半疯癫状态。他们没有——从没有过卡尔文·库里奇的脑子。”^②

菲茨杰拉德谴责父母缺少才智以及这对他造成的有害影响。“如果我稍微有点知识，就能成为美国最棒的作家。”他曾经这样说。然

^① 斯科特·菲茨杰拉德：《作者之家》（*Author's House*），未标明页码，《一位作家的午后》（*Afternoon of an Author*），纽约，斯克里布纳出版社，1958年，第185页（此后简称为《午后》）。

^② 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写给马克斯韦尔·珀金斯（Maxwell Perkins）的信，1926年2月20日，《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书信集》（*The Letters of F. Scott Fitzgerald*），安德鲁·特恩布尔（Andrew Turnbull）编辑，纽约，斯克里布纳出版社，1963年，第199页（此后简称《书信集》）。

而，他更频繁强调的是他俩之间社会地位的差距。

如果不是因为父亲境况不佳，也许会对父亲留给他的遗产感到骄傲。爱德华·菲茨杰拉德母亲的家族于17世纪便在殖民地扎根，是马里兰的名门望族。爱德华·菲茨杰拉德一家经历两次搬迁后，于1896年9月24日在圣保罗生下一个男孩，这名男婴受洗名为弗兰西斯·斯科特·基·菲茨杰拉德，弗兰西斯·斯科特·基^①是这男孩的远房表亲。菲茨杰拉德的妈妈对于这点亲戚关系尤其骄傲，特别喜欢谈及。她儿子也这样。可他们俩都搞错了，他们和那位著名的基先生，实际的亲缘关系其实并没有所声称的那么近。“我祖母常常拜访多莉·麦迪逊，”^②菲茨杰拉德在笔记本中记录道。这对他来说很重要。他发给埃德蒙德·威尔逊的家谱^③存在很多失实之处，这暴露出他对引以为豪的事物的评判标准，在这份家谱中，除了“弗兰西斯·斯科特·基（赞美诗作家）”^④以外，还将“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醉汉）”的家族起源追溯到“邓斯·斯科特斯（哲学家）”“玛丽，苏格兰女王（女王）”“爱德华·菲茨杰拉德（译有《鲁拜集》）”“沃尔特·斯科特爵士（艾文霍）”，还有“菲茨杰拉德公爵（伦斯特伯爵）”。

母亲的家族很富裕，但社会地位不高。菲利普·弗兰西斯·麦奎伦，菲茨杰拉德母亲的祖父白手起家，在食品批发行业赚了很多钱。麦奎伦一家成为天主教堂的骨干成员。菲茨杰拉德和泽尔达1921年去

① 弗兰西斯·斯科特·基 (Francis Scott Key): 美国词作家，美国国歌的词作者。——译者注

② 多莉·麦迪逊 (Dolly Madison): 《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笔记本》(The Notebooks of F. Scott Fitzgerald), 马修·J.布鲁科利编辑，纽约，哈考特·布雷斯·约万诺维奇，1978年，第267页（此后简称《笔记本》）。

③ 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写给埃德蒙德·威尔逊 (Edmund Wilson) 的信，1920年下半年，《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通信集》(Correspondence of F. Scott Fitzgerald), 马修·J.布鲁科利和玛格丽特·M.达根，纽约，兰登书屋，1980年，第76页（此后简称《通信集》）。

④ 斯科特·菲茨杰拉德把“赞美诗作者”这个单词写作hymnalist，正确的拼写是hymnist。——译者注

欧洲旅行时，圣保罗大教堂的道林大主教曾试图安排他和教皇会面。^①大主教承认说，他并没有见过年轻的菲茨杰拉德先生本人，但他指出，“这家族的很多代人——忠诚、虔诚、慷慨”，“没有哪个家族对于这个城市的教堂的贡献多过这家人。”菲茨杰拉德对此并不在意。对他来说，母亲的家族仍然是“1850年马铃薯饥荒中的爱尔兰人”（事实上，菲利普·弗兰西斯·麦奎伦1843年就移民到美国了）。在给另一位有爱尔兰根源的美国作家约翰·奥哈拉的信中，菲茨杰拉德生动地做了一番比较：

我一半是黑色爱尔兰人，一半是传统的美国人，我的家族来源被夸大。黑色爱尔兰家族很富有，但比不上来自马里兰的家族；然而，来自马里兰的家族真正拥有可怜的破碎的旧词语“教养”（现在说法是“压抑”）所包含的含蓄和责任之意。我生于充满吹牛、讽刺以及反讽的语言环境中，我发展出双重的自卑情绪。即使明天我从伊顿毕业，被选为苏格兰的国王，保卫抹大拉，还和金雀花王朝有着深入的联系，我骨子里仍是个暴发户。年少时，我不是在厨房女工面前爬玩，就是在侮辱老人。^②

简单地说，菲茨杰拉德不懂如何社交。他缺乏在社交场合的自信，无论身在何处都要证明自己。他经常为了给别人留下好印象而用力过猛，偶尔却又完全放弃尝试。

① 道林大主教（Archbishop Dowling）给奥赫恩阁下（Monsignor O' Hearn）的信，1921年6月3日，费尔斯通。

② 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写给约翰·奥哈拉（John O' Hara）的信，1933年7月18日，《书信集》，第503页。

“莫莉与美貌刚好擦肩而过，”^①爱德华·菲茨杰拉德总是这么说他的妻子，而他那时可是个时髦的南方小伙子。莫莉并不美丽，甚至可以说姿色平平。^②从照片里，我们可以看到她眼神直率地盯着镜头，而整张照片中最抢镜的却是眼睛下面的两个大黑眼圈。她的头发卷曲凌乱，着装也毫无朝气。在菲茨杰拉德的一位同龄人眼中，她似乎“一辈子都穿着同一件衣服”，而且她偏好戴那种帽檐下垂得夸张的帽子。有时候，她的两只鞋也并非同一双，因为她经常拆散一双新鞋，每次只穿一只新的。去美容院也只为右手做指甲，她可以自己做左手的。儿子常常说她看上去特别像农民。其他人则感觉她的外表更像是巫婆。贝蒂·杰克森回忆自己看到菲茨杰拉德夫人每天走去做弥撒的情景，衣着过时邋遢，不苟言笑，手中永远拎着同一把雨伞，“身后尾随着各种不愉快的小情绪。她从我身边经过，都能让你感觉泄气。”

与人交谈时，莫莉却异常坦率。无论脑子里想到什么，一定都会脱口而出。“你为什么把屋子刷成那种糟糕的颜色？”她会问别人。“罗瑞娜，”她质问弟妹，“你怎么把桌子摆在那儿？我们的都放在这边。”有一次她和一位女士乘坐电车，当时这位女士的丈夫有病在身。那位女士问她正在想什么。“我正想着，”莫莉·麦奎伦回答说，“我在想你在服丧时会是什么样儿。”^③

① 亚瑟·麦兹纳 (Arthur Mizener) 接受理查德·华盛顿 (Richard Washington) 采访，1947年12月19日。

② C.N.B惠勒 (C.B.N. Wheeler) 给亨利·丹·派珀 (Henrt Dan Piper) 的信，1945年3月22日；赫伯特·路易斯 (Herbert Lewis) 写给亨利·丹·派珀的信，日期不详（此后简称派珀）；伊丽莎白·贝克威斯·麦凯 (Elizabeth Beckwith MacKie) 回忆录，费尔斯通；斯科特·唐纳森接受诺瑞斯和贝蒂·杰克逊 (Betty Jackson) 的采访，1978年8月8日。

③ 亚瑟·麦兹纳对罗瑞娜·麦奎伦 (Lorena McQuillan) 和戴维·麦奎伦 (David McQuillan) 的采访，1948年1月3日；安德鲁·特恩布尔：《斯科特·菲茨杰拉德》(Scott Fitzgerald)，纽约，斯克里布纳出版社，1962年，第66页（此后简称特恩布尔）。